

通識教了沒？

元智大學校長 彭宗平

2008.6.6

我在 2005 年到劍橋大學訪問幾個月，除了學術研究外，另一個重要的目的便是了解劍橋的書院（College）及英國大學的研究評鑑（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, RAE）。我的接待教授哈利（Harry）是一位英國皇家學院院士，我曾問他是否了解上海交大的世界百大排名，他竟然回說：“Never heard about it!”。他本人也是 RAE 的評審委員，據他說，有一次劍橋大學某一個系 RAE 的評鑑只得了四顆星，引起全校教師議會（Senate）的關切，並作成決議，建議校長把那個系關掉，「因為劍橋大學不允許有一個四顆星的系」。校長並沒有接受這個建議，相反的，他決定給這個系更多資源，聘任更多優秀教師。幾年之後的 RAE 評鑑，這個系得到了五顆星。哈利告訴我，「我真的佩服他，他真是了不起，做了最正確的決定！」

現在國內的大學評鑑，選擇從新設大學或新改制的大學先評鑑，並且把評鑑結果作為減招、停招甚或退場的依據，已經模糊了焦點，失去了評鑑的原意。劍橋大學的這個經驗，或許可作為我們的參考。

我在劍橋同時參加了兩個書院，住 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（簡稱 Caius）的房子，並申請為 Darwin（達爾文）College 之會員，在該書院用餐及使用各種設施。Caius 即是劍橋大學大名鼎鼎的天文物理學家霍金（Steven Hawking）所屬的學院，他就由 Caius “供養”而成為家喻戶曉的大科學家，我有好幾次就坐在霍金旁邊一起用餐。達爾文書院則是我經常用餐聊天的地方，哈利教授也幾乎每天在書院用午餐與晚餐，與書院的各系研究生及國外訪問學者談天說地，並討論學問。劍橋的“College”其實就是學生的宿舍，但每個 College 都有自己的生活與學習設施（包括圖書

館、電影院、花園等)，有自己獨立的財產，並且爭取許多教授擔任 Fellow，提供辦公室甚至臥房，請他們在書院內輔導學生，幫助他們學習。換言之，College 就是一種宿舍生活學習圈。台灣各大學所謂的「學院」，在劍橋則稱為“Faculty”或“School”。劍橋的大學部學生申請入學通常先申請 College，獲得接受後再申請學系，選定主修學科。因此，每個學生同時有兩種身份，書院是生活學習的地方，而學系則為專業學習的單位，他們的「通識教育」其實就是在書院的環境下潛移默化成長的。通識教育決不只是課堂的授課與知識的傳遞，必須深化為一種生活方式與學習型態才能落實。現在有一些大學開始規劃設立類似的「書院」，或可參考劍橋的經驗與傳統，但因為台灣的大學資源有限，亦無法像劍橋全面實施。

最近一位在瑞典的華裔學者到元智大學進行深度的訪問，他長期在國外任教，對台灣老生常談的「通識教育」這個名詞竟然不清楚，經過了解之後，他才說，歐洲的「通識教育」其實不是用教的，而是營造出一個自然的學習環境，學生進了大學，自然認知到大學的生活方式與高中不同，學習方式也與高中不同，甚至把學生社團社會化，與社會組織連結，從社團活動中成長成熟，轉化為「大人」。因此，通識教育重在「育」而不在「教」，甚至也就沒有「通識教育」這個名詞。

其實，從學生學習的歷程來看，到了大學才談通識教育為時已晚，中小學的教育方式與學習主軸，應早已將通識教育的理念與內涵融入課堂教育與生活教育，特別是對博雅知識的探索及學習習慣的養成。易言之，今日在大學提倡通識教育，應同時探討在教育體系中如何將通識教育向下延伸到中小學。

我也認為在大學推行通識教育時，校長應扮演火車頭的角色。通識教育在校園裡常被邊緣化，大部分教師會站在專業與本位的立場，從院系的角度去規劃課程、輔導學生修課。然而大學生的教育，課堂外的學習不僅與課堂內的學習同等重要，甚至更重要。學校不僅要開授精緻的通識課程，

更要提供完善的校園活動、設施與境教，學生才能獲得完整的通識教育。這種布局，需要跨單位的共識，透過校長的協調與堅持，以及資源的投入，才可獲得具體成效。美國前哈佛大學校長巴克（Derek Bok）在其新著「大學教了沒」提出大學部學生需要培養八大能力，專業就業能力只是其中一項，其他七項可視為廣泛的通才教育所應達成的目標。雖然當前「通識教育」的課程不足以賦予學生這些能力，而且也不應把培養這些能力全部加諸為「通識教育」的課程目標，但是大學校長應該站在制高點，以較廣闊的視野與格局，劍及履及，推動通識教育，培育一流的世界公民。